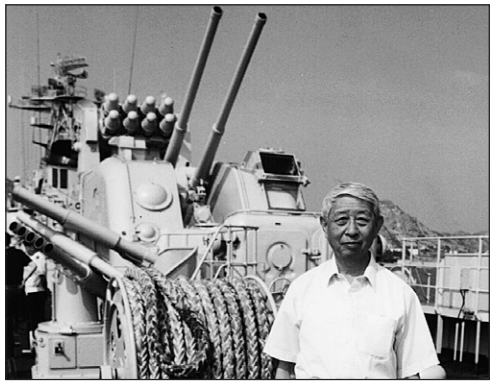
十年磨一剑。2020年，该工程竣工验收，世界上首座大功率民用极低频发射台站建成。91岁高龄的陆建勋，全程站在台上完成了工程总结报告的答辩。

年届九旬时，陆建勋笑称自己是“90后”。他像年轻时一样精力充沛、思路敏捷，活跃在学术研究第一线，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概念，推动舰船通信科研事业不断进步。

耄耋之年，他带领团队向深地、深海进军。他认为：“即使不可能，也要弄清不可能的根本原因，只要有一丝希望，也要抱着一丝不苟的精神追查出个明白道理。”

他寄语年轻人：“强军、强国是我们的终身使命，你们身上的担子还很重，年轻人要更努力，奋力跑好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陆建勋在青岛舰上

先生远去，电波不息。

他留下的不仅是一件件国之重器，更是一代科研工作者以身许国、永不止步的精神火炬。

（转自《科技日报》，2026年7月25日）

他走了，给我留下一个楷模的身影

——怀念程不时学长

○陈　渝（1978级机械）



认真排练时的程不时学长（左）、刘西拉学长

2026年4月12日，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专家咨询组专家、原运-10飞机副总设计师程不时同志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程不时同志生于1930年4月，湖南醴陵人。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1951年毕业后，先后在重工业部设计处、二机部四局生产处、沈阳112厂等单位工作，历任设计员、主管工程师、总体组组长。1971年，调入“708工程”设计组，后在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工作，先后担任总体组副组长、室主任、副总设计师、科技委副主任等职务。曾担任歼教-1总体设计师，主持初教-6等飞机总体设计，担

任运-10飞机副总设计师及总体设计负责人、运-12飞机适航审定委员兼技术审定组组长。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

2026年4月12日，我最尊敬的长者——程不时先生驾鹤西去，留在我心中的是一个楷模的身影。

我与程老相识于2018年，相识于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日常排练中。那时他已是88岁高龄，只是偶尔来参加艺术团的活动。我和程老年龄差30岁，在为数不多的相处时间里，竟然让我看到了一个楷模。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至今为止，程老是我此生遇到的最为睿智的长者。

他的睿智，是对信念的坚定追求和矢志不渝的坚守。他的人生之路有清晰航向，毕生以推动祖国航空事业发展为奋斗目标。前行征途纵然荆棘密布、坎坷重重，报国初心始终滚烫，坚定信念从未有过半分动摇。为此他付出了许多，最终获得了不菲的成绩，为中国的航空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的睿智，是对音乐的热爱。以旋律为知己，以音符作心声，在旋律流转间沉淀独到审美，于朝夕研习中读懂艺术深意。以下是我在一本书中看到的一段话：“这或许暗合了科学与艺术如同山的南北两坡之暗喻——北坡是冷峻的科学，南坡是温暖的艺术，看似殊途，却始终水火既济。科学讲究唯一标准，艺术追求多元表达，深入理解后，才发现二者竟内在相通。”我觉得这段话与程老深度契合，简直就是他人生的写照。

程老这位热爱音乐的科技工作者，左手深耕航空科研，矢志报国；右手拥抱音律乐章，滋养心灵。科研攻坚不惧荆棘，艺术热爱恒久如初，理性与浪漫在他身上相融共生。

世上乐曲千万，程老唯独倾心贝多芬。也许是贝多芬在乐曲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苦难中生出的不屈力量打动了程老吧？其实我一直想问程老这个问题，但没承想已成为不可能。

他的睿智，是对生活的敬重。永怀从容雅致的生活态度，时刻注重整洁得体的仪表。纵使平日科研忙碌奔波，即使在生活条件不佳时，他对生活的仪式感与敬意从未消减。相识多年，从未见程老的仪表有半分潦草邋遢，即使穿着病号服，也将衣服穿得整整齐齐。

从他对夫人的温柔细致体恤中，我能感受到他对家人的重视和爱护。常年悉心照料身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伴，温柔包容，耐心相伴。以至于程老夫人忘记了所有人和事，但依旧知道有一双温暖的手一直在她左右。

他的睿智，是思想的通透。他身上那



程不时学长（前排坐者）为作者陈渝（后排右1）签名送书后和团友们合影留念

份旁人难及的睿智，从来不是小聪明式的机巧，而是历经沉淀后思想全然通透的境界。每逢世事纷扰、难题当前，他始终保有一份难得的清醒思辨，不偏执己见，审视人间百态永远秉持客观包容、从容豁达的眼光。纵使前路迷雾重重、世事纠葛繁杂，外界的喧嚣沉浮从未搅乱他的心神，那份纯粹澄澈、坚守如一的本心，自始至终不曾有半分动摇。这般通透沉稳的风骨，我时常在他落笔成书的文字里深切品读，也在他面对媒体、与记者坦诚对谈的句句应答中真切感受，字里行间、言谈举止，处处流露无遗。

他的睿智，是对人的尊重。每逢公开发言，向来言简意赅、切中要义，从无许多年长之人常见的冗长絮叨、冗余赘述，字字克制有度，句句分量十足。与人相交，永远谦和温厚、赤诚坦荡，习惯俯身静心倾听，共情体察他人的处境与心意。即便与人观念相悖、立场不同，他也从无分毫抵触苛责，始终以宽厚包容、温和友善的姿态沟通商榷。每次与程老闲谈，作为晚辈的我毫无压迫感，氛围很是松弛自在。他那份刻在骨子里的温润谦和，让我觉得他不是一位在专业领域里颇有建树的大人物，而是如同父亲般的亲切长者。

他的睿智，是心胸的宽广。在我们艺术团之中，程老如同立身端正、引人看齐的标杆，一言一行都为众人树立典范。可他从未凭借自身资历、名望与身份自居，更不曾提出半点特殊优待、额外要求。无论对待同辈、后辈，还是艺术团里每一位普通团员，他始终怀揣一颗柔软宽厚之心，包容每个人的性格差异，体谅每件琐事里的难处，平等温和地善待周遭所有人，从容妥善看待大小诸事，谦逊坦荡，令人由衷敬佩。

他的睿智，更藏在永不停歇的求知热忱之中。纵使年事已高，他从不愿故步自封、脱离时代，始终主动接纳各类先进技术，步履不停紧跟时代发展的浪潮，心底常年保有一份好学不倦、求索新知的赤诚志向。尤其心系航空领域，始终主动钻研行业前沿理论、全新专业知识，主动了解行业革新带来的各类变化，不曾因年长便放缓学习的脚步。岁月逐年累加，白发日渐增多，可他与时俱进、追求精进完善自我的初心，分毫未曾倦怠停歇。也正因数十年坚持勤学苦练、主动摸索，直至90岁高龄，他依旧能熟练流畅地操作电脑，自主查阅资料、整理文稿、线上沟通，操作从容自如，丝毫不见生疏滞涩，这份终身向学的毅力，更衬出他独一份通透长远的智慧。

也许你会觉得我以上写的内容不够丰满，但我正是从这些浅显的小事中看到了程老实际的高大与深邃，并把他当作了我的楷模。

我有幸成为程老著作《腾飞之歌》的校对，认真通读了此书三遍，检查到每一个标点符号。因此程老见到我总是跟我开玩笑说：“你给我校对书之后，我都觉得自己不会写字了。”

当然，我能找出许多勘误之处，不是因为程老的文字水平，而是因为他的启蒙教育是繁体字呀！

程老送我一本《腾飞之歌》，并签名。程老的风骨与胸襟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他是我一生都值得追随的榜样。音容虽远，精神长存，他永远是心中无可替代的楷模。

愿程老长眠安息，天上无忧，岁岁平安。